

Wh 读书会

有温度的家族史

■ 林月白

流动的斯文

对合肥张家四姐妹的关注，常常是着眼于个人的发展，在同样的历史背景下绽放出的灿烂。但为何会出现这种状况？似乎较少有人去做进一步探索。这或许在我们对历史的断代史只截取一个片面有关。

最近，作家王道以《流动的斯文：合肥张家记事》对晚清官宦张家数代人进行扫描式关注，从合肥龙门巷到苏州九如巷，再现了合肥张家百年来的历史变迁，百年斯文存续脉络及世家之和韵流风，读之——浮现。最有特色的是，张家“和”字辈，尤其见证了时代的巨变和中国传统仕宦阶级进入现代沧桑历史。“张家四兰”，在中国近代史上知名度仅次于宋家三姐妹，被称为“最后的大家闺秀”。

合肥张家起源于抗击太平军，晚清重臣张树声的登场，到乐益女中校主张冀牖，再到创办了家庭杂志《水》的张家姐弟，在动荡的历史中，他们始终保持着开放的心态，在相对封闭思想的时代，从合肥出走，与其说是在探索个人命运，不如说是在谋求家族更大的发展。之所以说，这是流动的斯文，就在于其所提供的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历史的复杂性就在于它不是一个线性发展，而是受历史演进过程中，有着众多的波折，每一步的选择，都决定了未来的走向。

对地方绅士而言，在动荡年代，一是退守到保护家族的价值，但这种方式使家族逐渐式微；一是追逐时代风气和潮流，求学读书，家风在这种时候显得尤为重要，因此，也较为容易传承家族的价值。这不同的选项，是家族气度和价值观的判断，也是对传统文化的认知相关。

唐友耕的传奇

曾任晚清四川提督的唐友耕历史称得上是传奇，少年时，他为父报仇犯下人命，16岁投入蓝大顺之农民军。但因为一次奇怪的变故，在叙府叛投清军。因善用“农民军那套”来对付农民军，1863年，率兵围剿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于大渡河畔擒石达开。四川作家蒋蓝在《一个晚清提督的踪迹史》中聚焦唐友耕家族，在紧跟历

史的发展潮流时，表现出的是持续对文化的热爱，对发展地方经济、文化也有着举足轻重的贡献，只是在今天看来，这种家族演变，更像是一段历史的插曲，较少为后人记得。

也许是源于四川地方文化经过战乱的破坏，曾国藩、骆秉章总督幕府军师黄彭年、李庆云等先后设立书局，纂集案牍，以保存国故；王闿运入主成都尊经书院后，蜀学开始复兴，传播新式学术理念的书局也逐步在成都涌现。蒋蓝认为，唐友耕涉足图书馆，显然是受到了这两股风风向的左右。

在其后的历史上，唐友耕的六子唐百川（鸿学）和九子唐少波陆续介入到图书领域。唐少波的儿子唐建伯、孙子唐孟桓在四川文化界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唐孟桓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结识众多演艺界名人。他曾提供成都东丁字街的房子和资金积极支持地下党负责人耀先创办《大声周刊》。1949年之后任中学教师，直至退休。纵观这个家族在四川的发展史，不难发现随着社会经济的变迁，其所走的路径颇为曲折。

同为抗击太平军，改变了命运的两个家族，在历史的洪流中所选择的道路看似相似，却也暗含了对时局的判断。

未来的家族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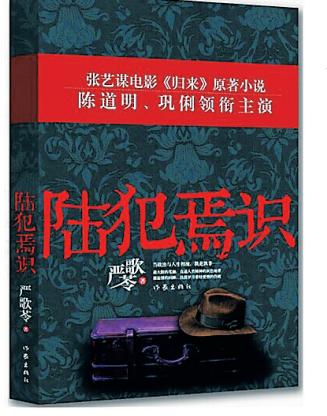
家族史是断代史，也是文化史。有意思的是，海外女性作家如严歌苓的《陆犯焉识》、张翎的《列想》也广受关注。前者以“陆焉识”这样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形象，凝结了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历史的变迁。后者是一部以家族中三代母亲不同寻常的情感和孕育经历为蓝本的史诗叙事。这不同的视觉让我们看到了家族史的流变和可能性。

家族史所反映的是相同的历史背景下，因处的地域差异，可能就造就了不同家族的命运，但在中国近现代史中，一个家族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延续数代的情况甚为少见。这固然跟近百年的时局动荡相关，也跟家族时代选择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对不同的家族历史进行探索、挖掘的同时，我们所应看到的不应该局限于某一家族史的变迁，而是其对地方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从这个意义上讲，家族衍变所承担的也有历史

责任在内。不过，在当下探讨家族史的可能性，对未来社会的发展也不无意义，诚如人文学者梁永安所认为的那样：家族史应该关注“中国近现代一个家族如何瓦解、如何分化，以及在这些丰富复杂的历史过程中我们的道德、文化、伦理和价值观念发生的变化”。随着人口与家庭的演变，已是很难有家族以群体的形象出现，并给以社会以影响力。

梁永安认为，世界性的家族史文学作品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以家族的流变描述生存、描述社会的拓展。“家族”以一种生命体的形式承载大历史的演进，“有点人类学的味道”，而在探讨未来的家族史时，或许我们更应该回到对社会价值观的关注，这也是从另一种视觉解读历史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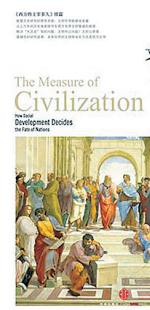


严歌苓著新版 2014年6月 作家出版社



蒋蓝著 2014年3月 云南人民出版社

Wh 新书架



伊恩·莫里斯著 中信出版社 2014年5月

文明的度量



伊恩·莫里斯著 中信出版社 2014年5月



肖东发 陈光中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6月

《海南斋戏》出版

作为“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之一”的《海南斋戏》一书，近日由南方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海南斋戏》共17万字，图文并茂地介绍了流传在海南民间的“斋戒文化”主要载体——斋戏，作者蒙乐生从“斋俗”、“斋仪”、“斋艺”、“斋乐”和“斋班”等角度，比较全面地记录和介绍了海南斋戏的传统、影响和传承。

蒙乐生谈到，其实“斋戏”的内涵是“斋”，外延为“戏”，是以“戏”为载体来表现“祭仪”，以体现“斋戒”和“斋醮”的内容，保留着古代的“巫傩”文化因子。

据了解，海南斋戏对琼剧的影响尤其明显，被称作琼剧的“老祖母”，是琼剧的前身——“土戏”，海南民间当下仍称看琼剧演出为“看斋”。

(陈耿)

钱穆读书之道

■ 古藤客

在心，读书时绝对不能有骄傲的情绪。

读书贵有耐心、恒心，不可存懒惰、浮躁之心，这是钱穆在谈读书方法时十分强调的问题。钱穆在走向大学讲台前，先做过10年乡村小学教师和8年中学教师。在这18年中，他笃志苦学，读书极勤，“未尝敢一日废读”。在三兼小学、夜闻读《昭明文选》，极倦始入睡。在动荡的鸿模学校，读章学城《文史通义》、夏曾佑《中国古代史》，读《左氏春秋》至形于梦寐间”。夏夜，为防蚊虫叮咬，他把双脚纳入瓮中坚持夜读。

钱穆主张读书要触类旁通，认为中国治学与西方不同，西方学问分门别类，互不相关，中国学问分门不别类。经史子集四部，是治学的四个门径，入门后，触类旁通，最后融而为一。

钱穆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就在儒学，他主张现代中国人必读九本传统经典：《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老子》、《庄子》、《六祖坛经》、朱熹《静思录》，以及王阳明《传习录》。

钱穆读书常学习古人的治学与为人，及时反省自己。一次读曾国藩家书，曾说自己每读一书必认真从头读到尾。钱穆从此要求每本书都必须认真阅读，不遗一字，读完后再换一本。

他从古人身上总结出一条行之有效经验，即身体力行，规定自己早上读经子，晚上读史，中间读闲书，充分提高读书的效率。从那以后，他都一字字，一本本从头读来，不知不觉中学习精进，影响一生，终成大器。

钱穆一生著书立说，达一千七百万言之多。钱穆说：“我把书都写好放在那里，将来一定有用。”因此，钱穆是完全靠自修苦读而在学术界确立地位的一个学者，他能有如此卓然成就，可以说与他的读书观、读书做学问的态度是密不可分的。

钱穆读书之法，与我等并无二异。然而，钱穆之所以高出众人，是因为他善于察纳雅言，兼收并蓄，改正缺陷，日月精进。我们本来都是一棵树，只不过钱穆用心专注，善于给自己修枝、打杈、寻水、培肥，终成栋梁。人人皆可为尧舜，但不只要有其心，更要有其行。

Wh 品书斋

传奇足球的美丽与忧伤

■ 张光华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著 [乌拉圭]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年6月

巴西世界杯激战正酣，卫冕冠军的出局让人叹惋，黑马的出现让人惊奇。看球时的心情随着球场的节奏，时而悲喜时而沮丧，时而消沉时而高昂。但我手中乌拉圭人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的《足球往事》，阅读后更让我兴奋不已。它是一部快乐足球的史诗，却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忧患意识，让我读到了传奇足球的美丽与忧伤。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最早让中国读者认识，是因为1971年，他写下了《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这本书用大量的篇幅，叙述了拉丁美洲被殖民的苦难历史，充满了同情心与道德义愤。这本在世界杯期间面世的新书《足球往事》与前者相比，明显温情了很多。作者出生在足球盛行的拉丁美洲，是一位资深球迷，对足球的理解很深刻：他能坚持足球作为一项体育运动所应拥有的娱乐特质，对足球的魅力有富于感染力的描述；他反对足球职业化和商业化，惋惜这一张扬个性、播撒快乐的游戏，日渐沦为机械的程式化的商业现象。作者认为，就是由于足球彻底职业化和产业化的原因，才导致足球失去了往日的快乐与激情。

作者回顾了往昔的精彩比赛和球星球队。他评价马拉多纳“为自己的双腿开价，付出的是自己的灵魂”；评价巴乔“他的双腿似乎有自己的思想；他的双脚似乎依靠本能射门；他的双眼似乎能预见进球”；对于齐达内，“感谢他在世界杯赛中精妙的表演，感谢他那充满蓝调的优雅，让我们能相信足球没有无可救药地滑向平庸和丑陋”。作者还在书中讲述了足球背后的狂热与暴力。

作者加莱亚诺是记者，也是作家，更是一名球迷。一个看了60年球的70多岁老人，他写下这样一本《足球往事》，是对自己看球生涯的纪念与追忆，也是对美丽足球的忧伤理解，那些阳光与阴影下的美丽和忧伤。

Wh 新书谭

无情未必真豪杰

■ 吕香藤



张生全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4年5月

Wh 书人茶话

钱穆读书之道

■ 古藤客

在心，读书时绝对不能有骄傲的情绪。

读书贵有耐心、恒心，不可存懒惰、浮躁之心，这是钱穆在谈读书方法时十分强调的问题。钱穆在走向大学讲台前，先做过10年乡村小学教师和8年中学教师。在这18年中，他笃志苦学，读书极勤，“未尝敢一日废读”。在三兼小学、夜闻读《昭明文选》，极倦始入睡。在动荡的鸿模学校，读章学城《文史通义》、夏曾佑《中国古代史》，读《左氏春秋》至形于梦寐间”。夏夜，为防蚊虫叮咬，他把双脚纳入瓮中坚持夜读。

钱穆主张读书要触类旁通，认为中国治学与西方不同，西方学问分门别类，互不相关，中国学问分门不别类。经史子集四部，是治学的四个门径，入门后，触类旁通，最后融而为一。

钱穆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就在儒学，他主张现代中国人必读九本传统经典：《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老子》、《庄子》、《六祖坛经》、朱熹《静思录》，以及王阳明《传习录》。

钱穆读书常学习古人的治学与为人，及时反省自己。一次读曾国藩家书，曾说自己每读一书必认真从头读到尾。钱穆从此要求每本书都必须认真阅读，不遗一字，读完后再换一本。

他从古人身上总结出一条行之有效经验，即身体力行，规定自己早上读经子，晚上读史，中间读闲书，充分提高读书的效率。从那以后，他都一字字，一本本从头读来，不知不觉中学习精进，影响一生，终成大器。

钱穆一生著书立说，达一千七百万言之多。钱穆说：“我把书都写好放在那里，将来一定有用。”因此，钱穆是完全靠自修苦读而在学术界确立地位的一个学者，他能有如此卓然成就，可以说与他的读书观、读书做学问的态度是密不可分的。



国学大师钱穆

新萨达卡特·卡德里著
星星出版社 2014年5月